

龙溪古镇的记忆

刘克邦



新晃侗族自治县龙溪古镇。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童迪 摄

龙溪，像一条醉汉，从山谷深处醒来，摇晃晃晃，跌跌撞撞，穿山，越谷，腾云，驾雾，投入到澧水的怀抱。

都是夜郎谷的精灵、血脉，都与这个古老的小镇有缘，两水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兴奋，陶醉，碰撞，旋转，跳起了欢乐的舞蹈。

龙溪与澧水交汇，天时地利人和。昔日商贸云集，舟楫不绝，码头人声鼎沸。远近各地的桐油、木材、粮食、布匹、盐巴、茶叶汇集此处，顺流而下，抵达洞庭、长江，惠及千家万户。

河口小镇，闻名遐迩，被戴上了“小汉口”的桂冠。

如今，陆路交通发达，水运不再红火，码头知趣，安定沉寂下来。但是，水流依然清澈如镜，流淌不止，岁月烟火的故事仍在街头巷尾相传。

一方巨石，静静地俯卧码头，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全神贯注，满怀深情地注视着眼前这一湾温婉缠绵的流水，以及流水中沉淀的故事和日新月异的万千景象。

粗粝的岩石上，“南渡记忆”四字格外醒目，猩红，简洁，沉静，滚烫。吴大昌先生，107岁高龄，用笔、用心，呼唤峥嵘的岁月，回望遥远的征程。

巨石前面，是磅礴、开阔的码头广场，业余音乐爱好者正在忙碌，搭建舞台，调试音响。有人迫不及待，早已落座台前的座椅上，盼望着夜幕的降临。

当地友人告诉我，今晚这里，将举行歌舞晚会，既有现代时髦的曲调，又有侗族风情的歌舞，人人既是观众，也是演员，谁都可以走上台去，唱一首歌，跳一曲舞，释放自己的欢愉和逸趣，挥洒日子越过越甜蜜的诗意。

我站在巨石旁，遥望远山、高楼、雄关、长堤，以及气势恢宏的风雨桥和一泓清澈的澧水，不由得一声赞叹：山河壮丽，日月流芳！

88年前，也是在这个地方，明月高悬，湘黔滇旅行团与侗族同胞欢聚一堂，举行盛大的篝火晚会。

没有绚丽耀眼的灯光，也没有气势雄浑的音效，古镇的父老乡亲，为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因陋就简，在滩头架起了干柴，燃起了熊熊的篝火。一时间，歌声、笑声、锣鼓声与唢呐声此起彼伏，真情、热情、激情与家国情沛然迸发，气氛浓烈，场面火热，文化自信与民族团结交融、共振，在龙溪河口的夜空中飞翔！

1938年春，日寇横行，战乱四起，北大、清华、南开三校11名教师、244名学生辞别长沙，一路向西，开启了徒步西行千余公里的“文化长征”。

他们心有朝阳，脚步铿锵，跋山涉水，栉风沐雨，不畏艰险，矢志不渝，守护中华民族的书香文脉。

山水有情，乐善好客。师生们长途奔波，疲惫不堪，在此歇息调整。古镇人的淳朴、真诚与热情，让他们如沐春风，获得了心灵慰藉。

青石板路，光滑整洁，泛着岁月包裹的青光。我怀着好奇，迈开脚步，步入巷陌深处。

万寿街53号，旧时的三益盐店，挂着“湘黔滇旅行团辅导团驻地”牌匾。青砖，黛瓦，石门槛，木樑架，烟火熏染的墙壁，尘埃沾覆的木器，泛黄、褪色的图片文字，神色坚毅、气度非凡的群雕人像，记忆着这里往昔的兴隆与喧嚣，也留存着长沙临时大学教师在此点燃的不灭星火。

一路上，闻一多视学生为己出，关心、爱护，启发，开导，无微不至，身体力行，做出了师者担当的样子。他来到此处，踏访乡野，采集民俗风物，体察民间疾苦，在微弱的油灯下记录所感所触，为后来的《最后一次演讲》积淀了呐喊的胆识与力量。

在福寿街8号，是临阳公棧的窖子屋，徽派加湘味，古香古色，斑驳陈旧，同样幽深厚重，同样光影映心。

它不仅是商游歇脚的客栈，也是后来西南联大学子的栖身之处。一代知识分子的苦

难与坚守、赤诚与火热，在时光的淬炼下，历久弥新，熠熠生辉。

曾有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行色匆匆，将身影与足迹洒在街巷。他们患难与共，疾病、战乱、清贫，窘迫与无奈，丝毫动摇不了心中秉持的信念与理想。他们战胜艰难、探寻古建筑奥秘的执着，成就了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动人的篇章。

龙溪书院，是古镇的又一抹亮色。这里，静谧，幽雅，疏朗，花草葱茏，书香氤氲，是读书人心中的“圣地”。大厅中央，上挂“君子”牌匾，为七岁孩童书写，书法虽显稚嫩，但拙朴、简明，道出了主东的原则和价值取向。庭院里，一副“龙气嘘云听尔雅，溪声唤鸟读离骚”的对联，不仅恰到好处地将地名“龙溪”二字嵌入联首，更将自然山水与诗书相融的意境蕴含其中。

晃州驿馆，若水居，万寿宫，杜王宫，本善堂，宝丰金号，斌星街，红二、六军团会议旧址等等，目不暇接，数不胜数，每一处都是经典，每一处都深藏着尘封的往事和无穷的魅力，让人惊叹不已，流连忘返。

看不完的古镇风光，道不尽的老街风情，我纵有万千感慨，奈何笔力不济，描绘不出这里厚重的历史与滚烫的记忆。

涛声依旧，篝火已远。古镇的故事，永远流淌在那生生不息的澧水中……

从寝室再往前，沿着长廊向东，妙高峰下，便见到被称为“活化石”的古井与石榴树。秋风轻拂枝叶，送来阵阵清凉，一对白发夫妻正在拍照留念。1938年文夕大火焚毁校舍，唯有这口古井与两株石榴树，是旧址幸存的原生文物。一泓井水，百年来始终澄澈；两株古树，每到初夏，满树榴花朱红炽烈，任凭岁月冲刷，高高举着火把。峥嵘岁月里，无论数九寒天还是盛夏酷暑，石榴树见证青年从井中提冷水沐浴。榴花年复一年，为他“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的坚持烈烈助阵。古井忘不了那坚毅的背影，榴树守望一个个冒着寒气的清晨。

此刻，我仿佛听见古井之水汨汨暗流，一直流到城北清水塘，那里也埋着一颗倔强的种子。少年陈树湘因家乡灾荒，随家人流落长沙郊外，靠租种菜地求生。底层民众的困苦，点燃了一颗不甘沉沦、向往光明的火种。此后他追随革命、投身秋收起义，随军踏上漫漫长征路。在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甘当绝命师长，率领红三十四师，毅然扛起全军总断后的重任。湘江战役是长征中最关键、最惨烈的一战，身陷绝境，陈树湘率部誓死不退。重伤被俘后，敌人幻想借他邀功请赏，担架之上，他毅然断肠明志，把二十九岁的生命永远镌刻在湘江之畔。

再走近古树细看，树干苍劲如铁，新叶却繁茂葱茏，一派老树新枝的生机。一问方知，2023年园林专家曾专门为之养护复壮。我不禁赞叹石榴树顽强的生命力，更为这份敬重呵护之举动容——将百年古树视作“活着的文物”，让生态修复与红色基因彼此滋养。于是，一树一井，便是一堂无需讲台的思政课。

石榴花盛放之后，如火的热烈转而沉淀在枝叶与青果之间。果皮上沁出淡淡的朱砂纹路，秋风拂过，成熟的石榴陆续绽开，籽粒殷殷红润。端详着石榴果，粒粒饱满，紧紧相拥。这从花到果、从外到内的蜕变，恰如信仰锤炼的过程：先经风雨淬炼，再历时光沉淀，红色由外皮渐渐蔓延至籽核，红色血脉浸润根植心底。

夕阳静静披在古井身上，石榴树轻轻摇落一地碎金。孙儿弯腰拾起一枚青果，我轻轻一掰，赤红籽粒在斜阳下澄澈透亮。他托在掌心掂了掂：“这些种子，能长成大树吗？”我抚摸他的头，心中感慨：天地下所有大树，都是从一粒顽强的种子开始的。

惜别一师时，清风徐徐。几列青年男女身着正装、胸戴党徽，正健步走进旧址。

孙儿紧紧牵住我的手，仰着头：“爷爷，他们也是来寻种子的吗？”我由衷欣慰地摸着他的头。

此刻，湘江灯火已次第盛放，铺满江岸。

欲栽大木柱长天

程岳华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城南书院校区）。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摄

星城入夜，霓虹四起，流光溢彩。在热闹的渔人码头，人潮如织，灯火把夜色揉得微醺，一座现代之城的夜生活就这样不紧不慢地拉开了帷幕。沿湖风光带上，不时有年轻人奔跑而过，自信笃实的脚步，涌动着—座城市生机勃勃的气象，恰是橘子洲上青年“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时代注脚。

凝望眼前波澜不惊的江水，百年前湘江之上那悲壮的一幕，又在心头翻涌。今日山河安澜、民生静好，皆源于当时那些向往光明的青年，以青春和热血扛起重倾的大厦。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那段烽火岁月，万千革命先辈跨越万水千山，以信仰为炬，在绝境中闯出一条希望之路。长征精神，早已沉淀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学期开学前夕，我牵手孙儿走进湖南—师城南旧址。外墙上方“第一师范”的校名格外醒目。走进大厅，—师校训遒劲有力：“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正是这所“千年学府、百年师范”的初心底色。步入陈列馆，杨昌济先生心怀家国、自题明志的对联：“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映入眼帘。风雨飘摇之际，他潜心育人，但求培育济世栋梁，撑起破碎山河。这份期许，是湖湘志士的报国情怀，更是无数革命先驱矢志不渝的精神内核。

在纪念馆，孙儿好奇地观看老照片，拉着我不停地追问。走进八班教室，斜阳穿过百叶窗，洒落在旧桌椅上。待他坐到当年毛泽东的座位上，忽然挺直脊背，满是崇敬和自豪。那一刻，我仿佛听到“欲栽大木柱长天”的回响，越过百年风尘，落进一个孩子心田。

老校长周世钊曾转述伟人对母校的深情：“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师打下的基础，—师是个好学校。”五年半修身砺志、勤学求索，淬炼出他胸怀天下的格局与百折不挠的韧劲。工人夜学的微光、乡野体察民生的足迹、寒冬井水沐浴的自律，层层积淀，化作日后“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铮铮铁骨。而这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必胜信念，早已在一师埋下了根。

长廊蜿蜒，串联百年峥嵘。四合院的另一角就是少年毛泽东住过的寝室。求学期间，毛泽东与罗学瓚等同窗立下“三不谈”的誓约，摒除浮华杂念，一心探寻救国真理。在这里，毛泽东写下《征友启事》，大批热血青年汇聚在新民学会的旗下。学会最初以砥砺品行、改良民风为宗旨，最终在岳麓山上发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呐喊。这簇火苗从—师蔓延出去：七十八名会员中，三十七人为—师学子，先后四十一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何叔衡两位中共—大代表从这里迈出求索的脚步；更有二百八十余位校友，将生命永远定格在黎明之前。孙儿静静站在寝室门口，小声追问当年的故事，他那新奇的发问，让红色血脉悄然接续。

大湖街，系湘潭市雨湖区老街。主街长372米，另有数条小巷与之相连。两者相加，长约一公里。街巷旁，店铺林立、摊位绵延。饭店、鲜肉店、土鸡店、炒货店、水果店、鞋帽店、百货店、香烛店、家电维修馆等，琳琅满目，数不胜数。元代古寺——海会寺，不藏深山，隐于此街。此外，一个马路菜场、一个农贸市场，解决附近居民的生活必需。

孩童时代，我曾于街旁小巷“更新里”居住过。迄今为止，跟它交往了一个甲子。

该街给我留下了太多美好回忆，尤其是“民以食为天”的“食”。

西南方街口，左边有座“工贸大厦”。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广东雷姓商人承包下它，引入广式“早茶”，成为本埠一大亮点。礼拜天、节假日，吾辈登楼品尝，那一碗碗咸淡适宜的瘦肉皮蛋粥等，一笼笼热气升腾的烧麦、蒸饺、凤爪、虾饺皇、叉烧包、糯米鸡、小笼汤包、豆豉蒸排骨等，一壶壶芳香四溢的普洱、乌龙、红茶、铁观音、茉莉花茶等，令人顿开眼界、大快朵颐，感叹“外面的世界真精彩”。而今，这些粥品茶点茶水，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右边有家面馆。凌晨四五点，老板起床揉面，压面机“嗡嗡”转动。揉熟面片，送入刀辊，源源不断地吐出莹白面帘，面条根根笔直，粗细均匀，散发出淡淡麦香。七时左右，他关掉机子，独享“浏河小曲”，以及身旁那碟花生米、那碗小炒肉，神态惬意。婆娘出场。她手脚麻利，抓起一把把面条，丢入沸水锅中……你端着面碗，夹一筷裹着原汤浇头的面条，筋道爽滑，吸满汤汁，鲜香可口。每日早晨，店门口人头攒动，食客络绎不绝。

西北向街口，有家“大胡子面馆”，门口煮面。堆砌肉罩或煎蛋的面条，一碗一碗，从老板往顾客手中传递。屋后厨房，还能“另开小灶”——厨师帮你煮碗荷包蛋，滴几滴生抽、撒一撮碎葱，香喷喷的。我爱豆腐脑。下面条的同时，托师傅煮一大碗，滴几滴麻油、放一撮葱惹，喝进肚腹，软软嫩嫩、热热乎乎。虽另收费，然喝

得舒坦，谁会在意？红烧肉闷子，煮得烂熟，入口易碎。你意犹未尽？好办，店主跟你添加数粒，多收一元。

小庭院，羊肉馆。熟羊肉，99元一斤，过秤，绝不短斤少两。金针菇水豆腐油豆腐红薯粉绿色青菜等配菜，每样两三元。冬令时节，北风呼啸，瑞雪纷飞，行走街头，浑身哆嗦。人馆吃火锅，喝黄酒，驱寒祛湿，暖意融融。多年前，外地文友来潭，我于大湖街某饭馆招待，问他喝啥酒？答曰，黄酒养生，不妨品尝。见他红光满面，声若洪钟，我深以为然，立马从馆外商店，购买一坛。黑亮亮、圆滚滚酒坛，装满5斤。五六个人，喝得一滴不剩。自此钟爱此酒，每人羊肉馆，视人数多寡，称几斤羊肉，买一坛黄酒，边吃边喝边聊，赛过神仙。一次，我赴深圳探亲，跟某好友来吃“辞行羊肉”，称足两斤，购买3斤黄酒。羊肉吃完，黄酒喝净，俩人晕晕乎乎，高一脚、低一脚地出门归家。我人得家门，倒头便睡……翌日上午九点，方才醒来。看来，无论啥酒，多喝不行。

马路菜场，旁有摊位铺面，以及路边摊担。我常赴此采购，携回老母家中。之所以来此购买，一是空间敞亮。头顶蓝天、足吻大地，边买菜边散步边呼吸清新空气，比狭窄菜场内人挨人、脚踩脚，乃至嗅闻腐烂菜叶气息，舒适自在；其次是货物鲜嫩。近郊村民，挑着刚采摘的蔬菜苋菜白菜包菜丝瓜青椒黄瓜西红柿，以及胖乎乎的灯笼椒、圆扁扁的老南瓜、圆滚滚的紫茄子等，摆在路边，吆喝叫卖。土中出产，淌着露水，绿油油红彤彤黄澄澄紫莹莹，鲜嫩耐看；再者价格亲民。如水豆腐，五角一片，其他菜场卖一元。母亲爱吃活鱼，为防鱼刺卡喉，我常选黄鸭叫。别处此鱼，十二三元一斤，这儿仅收10元，无论外观抑或滋味，丝毫不差。孙儿爱吃香瓜，我常去超市选购。一次，我在大湖街马路市场某店内，遇见该瓜，果断买下几个，且价格比超市便宜，味道比超市香甜。

提及大湖街，总会忆起它的吃来。

汉诗新韵

桂东记(二首)

杨放辉

桂东记

阳光搭完攀向高处的梯子后
站在天空辽阔的棋盘边
把三百朵云在此布下的棋局
反复挪动
一千八百米万洋山草甸之巔
陷进迷局的，不止领鸛鵒
还有白鷺和仙八色鸛
而此刻的齐云山
已披挂好龙潭瀑布这件长衫
他将为一场风
讲解泓江水与沿岸岩石的缘起

避暑客来自

还没被山泉水灌醉的远方
他们积攒起来的热情
支起了笠麻顶这顶
两千多米高的篷帐
云朵疾走，犬牙交错的群山
怎么用力，也掰不开
湘赣紧扣的十指
罗霄山脉投下的影子
一次次仍在复述
红旗漫卷，映山花沸腾的往事

花鸟虫鱼适合抱团取暖
低飞的蝴蝶和爬行的蚂蚁
适合进入话语中心
一群大雁，已飞出
一支步枪的射程之外
用身躯托起过红日的人
他们倒下的地方
一口八面山的清泉正在洗出
梦中渴望抵达的春天

龙溪瀑布

仿佛一次重启，仿佛无数次
从崖口扑向深渊的决绝
不需要给满树泛黄的秋天
留一篇《出师表》
不需要为挤得青筋暴突的狭谷
写一则《征伐檄文》
生发于常规中的异动
撕裂过，仙缘桥上的预约
放弃来路，拒绝归途
齐云山巔的决绝
已波及泄水潭深处
只有水，此刻是
一丛悬空而下的闪电
她们在撞击
持重沉稳的罗霄山脉
那颗修行万亿年的佛心
麻雀，在逆势而飞的过程中
向上的角力，正在校准
126米的人间误差
如同一场粉身碎骨的实践课
那些飞落人间的箭矢
仍在破空而飞
天地巨大的落差拒绝平缓叙事

齐云山一直未为山水的麻木拍案
而这一次，它将直养梁
为一群月光与流水的结队汹涌
动用了闲置千年的鬼斧

今夜，以诗酒的名义

吴和君

今夜，所有的浮沉都归于寂静
将以何种名义，赠一缕月色
来填补秋夜的空白
白色的乡愁，却如藤蔓
爬上了你的窗台

今夜，月色如此辽阔
月辉将以怎样的方式倾洒
折射瓶身上一道椭圆的光亮
酒液倒入酒杯
接通万千星展的火花
与繁星对饮，与月色对饮
用52度的仰角，一仰脖子
顺应了喉肠的河流

今夜，月色有成吨的重量
如锚，扎进了词语的深海
一艘艘帆船，是诗中的动词
越来越远的汽笛声
带动海鸥的鸣叫与礁石上如刀的风浪
朝向灯塔所指的岸与远方

今夜，“海上生明月”，天涯等于咫尺
以诗酒的名义
一张松木桌子前三人坐定，空位的一側
由月色入窗，留一小片柔和的光影

古樟

殷君发

千年是实数，也是虚数
古樟不炫耀不言语，年轮
关联光影、沧桑和季节
斗大的纹路盛满游子的思念
牵连这个小小的村庄

古樟在山坳站立
看盛世繁华，也看乱世飘零
战时的苦难和安年的浩劫
看世界上那么多的人
走了，又来了

秋雨来了。冬雪来了。摇在风中的
不只落叶，还有滴落的相思
树干的道劲。鸡鸭牛在树下躲雨
啄虫子，啃青草。夏日纳凉的人
畅想一年的收成，把祈裤装满枝丫

鼻息翕动，丝缕的香裹漫自然的恩赐
胸怀比冠盖辽远。过往是一把锋利的
镰刀。古樟，思付过载
允许渺小，接受庸碌和奔波
适应尘世，也宽恕尘世